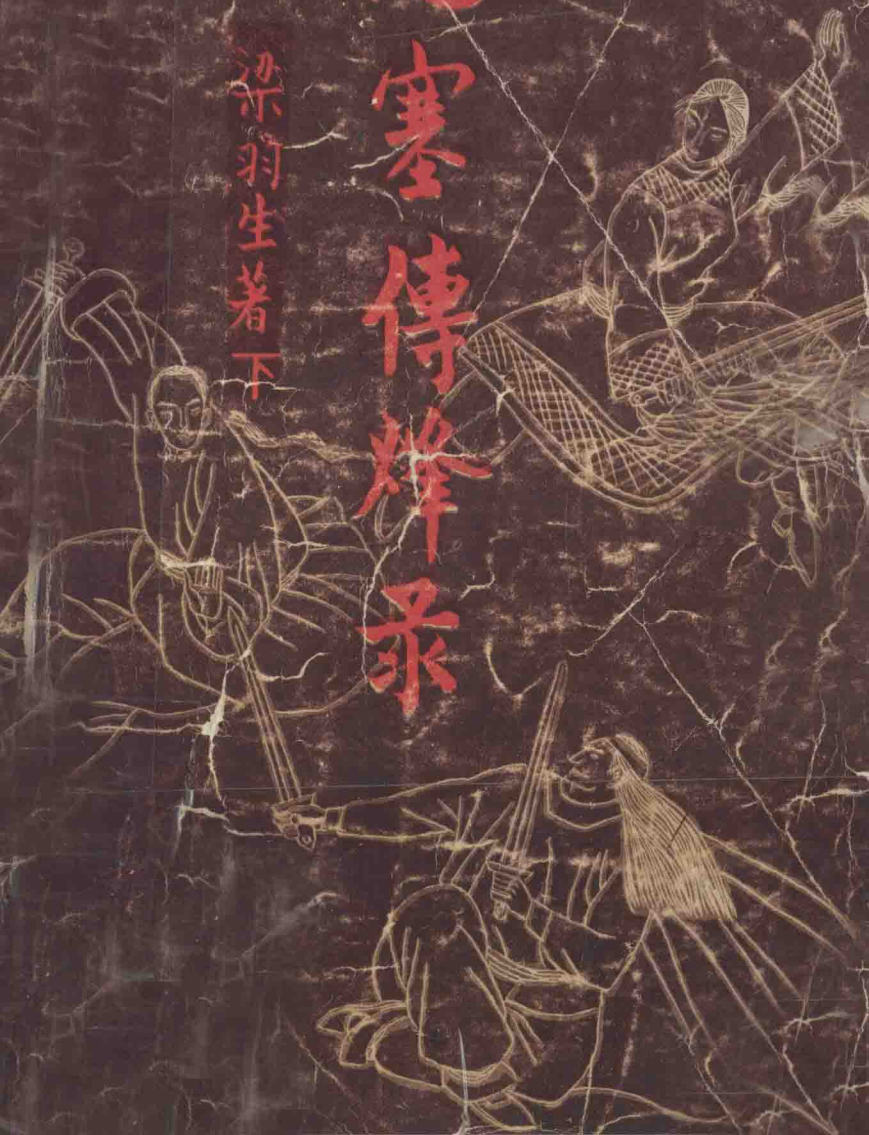


絕塞傳烽录

梁羽生著下



絕塞傳烽录

下

梁羽生著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二月

第七回 单骑闯阵留残命 妖妇迷魂夺证供

绝处逢生

段剑青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这厮虽然中箭，但山深林密，要搜索也不容易。咱们自奉了军令去攻打鲁特安旗的首府的，耽搁一两个时刻还不打紧，时间耽搁太多，就误了大事了。”

武毅望一望这座高山，皱眉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只好便宜这小子了。”

段剑青道：“不如这样吧，叫你的徒弟带四名神箭手搜山，也无须给他们定下期限。”

武毅喜道：“对，到底是段公子想得周到，这个办法既不影响大军的行程，又足可以对付得了那厮，实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当下便把徒弟唤来，吩咐他道：“江上云内功造诣不凡，要是你们发现他，只能远远的用弓箭射他，不可过份逼近，提防他作困兽之斗。总之，活的要不了，死的也要。”他这徒弟名叫应魁元，功夫已得他的五成。他想江上云是业已中箭受伤的，又再负伤跑上山去，纵然是铁铸的身子，此时亦该支持不住了。只要不和他近身搏斗，射杀江上云当非难事。

果然不出他的所料，江上云此时已是奄奄一息，情况甚至比他所料的更糟。

他是在生死关头，全凭着一口气支撑，一鼓作气跑上山的。跑到山上，不见官兵追来，这口气一松就倒下了。这支箭插得很深，他咬着牙根，忍痛把箭拔了出来，只能用最后一点气力，替自己敷上金创药，创口的流血未能即止，气力已经用尽，不能动弹了。

迷迷糊糊中忽听得有脚步声走近，“咦，这人伤得好重，但却不是清兵，也不是在附近的汉人。有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”说的是瓦纳族的方言，江上云只听得懂一半，另一半以意补足。不过，这个人的口音他却似曾“相识”。

那人忽地“啊呀”一声，叫起来道：“你不是江二公子吗？我是桑达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桑达儿是罗曼娜的丈夫，江上云在他们结婚的时候，虽然未能来喝喜酒，却是知道的。他又喜又惊，喜者是碰上救星，惊者是只见桑达儿在荒山出现，恐怕不是什么好事。

“你的岳父在这里吗？”江上云连忙问道。

桑达儿道：“岳父和罗曼娜都在鲁特安旗，我是前天因事独自回来的。江二公子你的伤——”

江上云道：“别管我的伤，你快点回去向令岳禀报军情吧，这队清兵要去攻打鲁特安旗的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江公子不要着急，清兵准备大举进犯回疆，这个风声我们在西宁的探子早已打听到了。格老亦已知道。我就是奉了格老之命，回来叫本族的人提防的。只想不到得这样快而已。”

江上云稍稍安心，说道：“虽然你们的格老在鲁特安旗

的首府已有准备，但还应该火速向他禀报军情为佳，免致被清兵偷袭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前面那座山头，我们也设有瞭望哨岗。我已经预先吩咐他们，一发现清兵，立即在山头燃烧马粪，马粪燃烧的时候会发出浓烟，这样，讯号也就可以一站站的传下去了。”

江上云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说道：“你们设计得周密。可惜我受了伤，非但不能帮助你们，反而替你们添上麻烦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力战受伤，阻迟了清兵的行程，已经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。不知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的？”他从江上云的语气之中，听出了似乎另外还有求助之意，料想以江上云的性格，当不会只是为了本身的安全求助。

江上云踌躇片刻，说道：“目前你正有许多紧要的事情要做。我、我……”

桑达儿笑道：“我们的族人都在这山上呢，抽几个人出来，碍不了事的。”

江上云道：“哦，你们的族人都在山上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是呀，我们为了防备清兵入村，所以都躲到山上来了。只因清兵尚未远去，他们不敢就走出来。”

江上云道：“我是和一位姓龙的姑娘来的。这位龙姑娘或许你也知道，她叫做龙灵珠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知道。有位龙姑娘脾气很古怪，但却是帮过我们一次大忙的。她怎么样了？”

江上云正要说话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你们看这条血线，那姓江的小子一定躲在附近。”原来正是应魁元和那四个

弓箭手来了。

江上云一听应魁元说话的声音，便知此人的内功已有相当基础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这人是个武功高手，你别理我，快快离开这里，躲，躲起来吧。”

不料桑达儿却跳上一个石台，大声叫道：“不错，我和江公子是在这里，你们来吧！”

应魁元见是一个年轻的哈萨克人，哪里把他放在心上，大喜说道：“江上云这厮，一定是受了重伤，动也不能动了。你们给我先把这个蛮子射毙！”

四名神箭手早已张弓搭箭，应魁元一声令下，四箭齐发。

桑达儿喝道：“来得好，咱们就比比箭法！”只听得弓如霹雳，箭似流星，桑达儿射出四枝连珠箭，刚好和那四名神箭手射来的箭碰个正着，八支箭一齐坠地。

那四名清兵，虽然是在军中号称“神箭手”的，却哪曾见过如此神妙的箭法，吓得呆了。

桑达儿喝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让你们也瞧瞧我的手段！”

连珠箭发，那四名“神箭手”登时骨碌碌的滚下山去。他们是一听得弓弦声响，便即倒卧翻滚的，虽然逃得狼狈之极，滚下山坡的时候，也被擦得遍体鳞伤，但却是逃过了利箭穿心之灾了。

其实桑达儿早已料到他们会跑，连珠箭都是对准了应魁元射来的。他们即使不跑，亦无性命之忧，不过，他们怎敢拿性命冒险？

应魁元舞刀防身，饶是他遮拦得风雨不透，亦仅能打落

三只，第四只箭几乎擦着他的头皮射过，吓得他也只能急急忙忙跑了。

江上云看得眉飞色舞，精神为之一振，笑道：“桑达儿，我可真是糊涂，忘了你才是真正的神箭手了！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说得对，那个鞑子军官确是武艺不凡，好在还有一段距离，让我可以施展箭法，要是给他来到身前，那就危险万分了。对啦，江公子，你刚才说到的龙姑娘，她怎么样了？”

江上云道：“她是和我同时碰上清兵的，她的马快，先逃了出去。不过，我却不知她有没有受伤？她得不到我的消息，也不知会不会在途中等我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龙姑娘于我们有恩，我给你去打听她的消息就是。我抄捷径下山，可以赶在她的前头。而且，假如她不是在途中等你，她也会碰上我们的人的。”

江上云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，鲁特安旗目前已在备战之中，她若一直向前走，自必会碰上你们的人。只要她把真情说个明白，误会是不至于发生的。因此，我想托你捎个口讯，假如她已经到了鲁特安旗首府的话。”桑达儿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，我一定给你带到。”

江上云道：“请她在鲁特安旗等我。如果她不愿意再等的话，……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为她受了伤，她怎会不等你伤好了才走？”

江上云道：“因为她要去救一个人。假如她不知道我已经脱险，或许她是会等我的。她得到了我平安的消息，那么救人如救火，恐怕她就要急着离开了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她去救人，是不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？”

江上云道：“不错，所以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去。但她要执意要去，於情于理，我也不能拦阻她的。她要救的那个人是她的情郎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好，那么请你告诉我，我该怎样做吧？”

江上云道：“若果她执意要去，你把这件东西交给她。”他拿出的是石清泉那张“认罪书”，上面有石清泉的划押和陆敢当的签名作证的。

这张“认罪书”是江上云从石清泉的衣服上撕下一幅，以指代笔，蘸写的。天山派现任掌门人唐嘉源也是认得他的字迹的，何况上面还有陆敢当的签名。因此如果龙灵珠能够把这张“认罪书”直接交给唐嘉源，唐嘉源必然会相信她的说话。

“这件东西对龙姑娘非常重要，请你贴身收藏，切不可让人知道。”江上云再三嘱咐。

桑达儿道：“江公子，你放心。人在物在，除非我不幸身亡！”

江上云道：“桑兄，你说得太重了，你这样说，倒叫我心里不安了。”

桑达儿笑道：“你们汉人最多避忌，我们倒不在乎说不吉利的话的。好啦，你安心在这里养伤啦，过几天我回来向你报讯。”说罢，一声长啸，果然不过片刻，便有两个哈萨克少年来到他的面前。他把江上云托给族人照料，便放心走了。

桑达儿挑选一匹健马，抄捷径下山。第一天既没碰见官兵，也没碰见龙灵珠。

第二天他正在草原上纵马疾驰之际，忽见前面也有一匹

快马疾驰，骑在马背上的是个女子。从背影看，婀娜多姿，而且一眼可以看得出来，是个汉族姑娘。

桑达儿一想，在这兵慌马乱之际，一个汉族姑娘敢于单骑在这草原驰骋，不是龙灵珠，还能是谁？于是，他纵声叫道：“前面那位姑娘，请等等我！”

那女子勒马回头，说道：“这位大哥，你是叫我吗，有什么事——”

只见这个女子虽然打扮得十分冶艳，但眼角的皱纹已是遮掩不住，看来恐怕最少也有三十岁年纪，当然不会是龙灵珠了。

桑达儿大感尴尬，心想：“幸亏我没有叫出龙姑娘的名字。”讷讷说道：“我、我不是叫你。”

那女子噗嗤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叫前面这位姑娘等你，前面可并没有什么姑娘啊。别说没有姑娘，连个人影也没一个。不是叫我，叫谁？小伙子，你别害羞了，我早就知道你在追我了。”

桑达儿满面通红，说道：“对不住，我是认错了人。请让我过去吧。”

那女子道：“原来你是找另一位姑娘吗？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位姑娘是谁？”说话之时，一双眼睛直上直下的打量着桑达儿。

桑达儿道：“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知道的。对不住，我真是急着赶路，请恕我不能陪你闲聊了。”

那女子忽道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找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姓龙的？”

桑达儿吃了一惊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我是她的好朋友，不久之前，还和她在一起的。她的事情，我当然知道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真是她的好朋友？”

那女子道：“她姓龙，芳名叫灵珠，是不是？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，瓜子脸儿，长得很美，是不是？她本来是和一个姓江的男子同行，后来给乱兵冲散了，是不是？”她接连问了三个“是不是？”说得桑达儿连连点头。

那女子笑道：“那么，你可以相信我不是说慌了吧？”心想：“幸亏最后那一个‘是不是’也给我撞对了。”

原来这个半老的徐娘不是别人，正是白驼山主那个第二房侍妾穆欣欣。

她在途中得知清兵进入回疆的消息，便叫宇文雷送受了伤的司空照与慕容垂回去，她却单独来找清军。她有一个老相好乃是军官，她与统率这支清军的总兵武毅曾是同僚，她估计她这个老相好可能也在军中。而且她和武毅也是相识的，她是想要借助清兵之力，把龙灵珠再抢回去，想不到却在这里碰上了也正是要找龙灵珠的桑达儿。

龙灵珠曾经做过俘虏，她当然说得出龙灵珠的容貌：江上云从石清泉手中救出了龙灵珠，这也是她早就从陆敢当口中知道了的。只有龙江二人被乱兵冲散一节乃是她的臆测，不过这一臆测亦是合理的推测，因为桑达儿找的只是龙灵珠一人，料想他们的分散乃是由于碰上清兵所至。她说得桑达儿连连点头，心中又生诡计。

桑达儿记得江上云郑重的嘱咐，对她虽然相信了七八分，仍是不敢向她吐实，说道：“我相信你是龙姑娘的朋友，但你怎么知道我是她的朋友呢？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你要找她，当然是她的朋友了，这有什么难猜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但这可并不是我告诉你啊，是你一猜就猜着的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不错，你没有告诉我，但你的服饰和口音已经告诉我了。”

桑达儿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是瓦纳族的吧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这里是我们瓦纳族的地方，你用不着看我服饰也可以知道我是瓦纳族的人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龙姑娘告诉我，她和你们瓦纳族的人是朋友。实不相瞒，她就是要我替她找瓦纳族的朋友的。你是瓦纳族人，又是这么着急要找一位单身的姑娘，而我又早已知道她和你们瓦纳族是有交情的。要是我还猜不着你找的人是谁，我就是大傻瓜了。”

至此，桑达儿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了，连忙问道：“龙姑娘现在哪里，她又为什么要你来找我们族人？”

穆欣欣反而装出不敢完全相信桑达儿的模样，说道：“请你先告诉我，你又为什么这样着急找她？是谁告诉你，她出了事的？”

桑达儿吃了一惊：“她出了事？”

穆欣欣淡淡说道：“我的问题你还没有答复呢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那我也老实对你说吧，和她同行的那位江公子受了伤，正是我碰上他的。他要我打听龙姑娘的下落，但尚未知道她出了事。她出了什么事，是被清兵捉了去吗？”

穆欣欣叹口气道：“这可真是祸不单行了，她和那位江

公子一样，也是受了伤。”

桑达儿连忙问道：“伤得重不重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不算很重，但也不能算轻。受了三处箭伤，我已经给她敷上金创药，希望她能够支持一两天。”

桑达儿大吃一惊，说道：“伤得这么重吗？那么你走了，谁在照料她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要是有人照料她，我也用不着出来寻找你们了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你怎么可以让她独自留在荒山岭？”

穆欣欣道：“你也不替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倒责怪起我来了！你想想看，她伤得这样重，就是有大夫料理，恐怕也得一两个月才能痊愈。她能够在荒山野岭把伤养好吗？我们的干粮和食水也只能维持两天，我不出来找人帮忙，陪她饿死吗？再说我们还得提防碰上清兵！”

桑达儿忙道：“你别着恼，是我一时心急，说错了话。她在哪里，你快点带我去找她吧！”

穆欣欣道：“她在那边那座山上，我给她找了一个山洞勉强可以容身。”

那座山虽然可以望得见，距离却有四五十里之遥，由于它远离行军路线，山上是没设有哨岗的。桑达儿虽然觉得受了伤的龙灵珠会跑到那座荒山，未免有点奇怪（躲在荒山，无人发现，遇救的机会，微乎其微。）但想也许正是由于她受了伤的缘故，惊慌之下，只想到越远越离开清军越好，她又不熟悉地理，只能胡乱跑了。

当下穆欣欣走在前头带路。她故意装作疲劳，跑跑停停，四五十里路程，跑了一个多时辰，桑达儿空自心急，却是无

可奈何。途中穆欣欣编了一段巧遇龙灵珠的谎言，桑达儿是早已相信了她的，此时急于救人，亦无暇推敲她言语中的破绽，便即相信了她。

并辔走入树林，穆欣欣忽地下了坐骑，说道：“待会儿我们还要爬山，有两三处险峻的地方，骑着马是不能通过的，你陪我歇一歇，待我长了气力再走如何？”桑达儿必须靠她带路，当然只能说好了。

穆欣欣道：“我这里有酒和肉脯，你喝点酒吧。喝了酒容易恢复气力。”

桑达儿道：“我携有水囊，喝水就行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这是你们的马奶酒，你应该是喝惯的。水那有马酒滋补。”

桑达儿记得江上云的吩咐，一切以谨慎为先，因此他虽然信得过穆欣欣，但还是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有足够的气力，还是留给你喝吧。”

穆欣欣佯嗔道：“你怕我在酒中下毒吗？好，我先喝一半，你不陪我喝，那就是看我不起！”

哈萨克是个好客的民族，拒绝主人的敬酒乃是有失礼貌的事，桑达儿自小受这风俗熏陶，此时见穆欣欣先喝了一半，心里想道：“她已经说出这样的话，我若还不喝，那是显明的在疑心她了。”只好接过穆欣欣的皮袋，把膝下的马奶酒喝完。

酒味微带酸涩，倒是和他平时喝的马奶酒没有分别。但喝过之后，没有多久，却忽地感到骨头都轻了许多，颇有“飘飘然”的感觉了。

飘飘然的感觉越浓，桑达儿也觉得有点不对了，他本来

想喝完就走的，竟然懒洋洋的提不起劲来。

“喂，你这马奶酒好象有点特别——”他试一举步，一个踉跄，喃喃说道。

穆欣欣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我，我好象有点头晕目眩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唉，原来你是真的不会喝酒。你醉了。”

桑达儿还有几分清醒，说道：“不，不，马奶酒在平时是可以喝一皮袋的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那一定是你奔波过劳，喝了急酒的原故，你歇歇吧。”

桑达儿舌头打结含糊说道：“唔，歇歇，歇歇也好。不，不，我不能歇，我须找着了龙姑娘才能安心。”他的神智业已有几分模糊，但还是牢牢记得江上云的叮嘱。

他极力支撑，但仍是提不起劲，就好象泡在温泉似的，有说不出的舒服，也只想舒服舒服睡一大觉。神智逐渐模糊，只记得有一件事情他必须去做，这才能保持心头的一分清醒。

原来穆欣欣在马奶酒中加入了一颗特制的“神仙丸”，而她自己先服了解药的，她见桑达儿支持了这么久，居然尚未完全进入迷幻境界，亦是颇感惊异。

她注视桑达儿的眼睛，柔声说道：“你太过疲劳，还是歇歇的好。龙姑娘所在之处，反正离此已经不远。我先去把好消息告诉她。好啦，江大侠有什么话要和你说的，你可以告诉我。我说给她听，也是一样。”

桑达儿一接触她的目光，不由自主的受了她的吸引，说道：“不，不，江大侠吩咐过我，叫我不可和外人说的！”

虽然尚未吐露秘密，但江上云叫他不要说的那句话他也说出来了。

穆欣欣笑靥如花，说道：“你抬起头来望我，我是龙姑娘的好朋友，也是你的朋友，你怎能把我当作外人？”

妖妇迷魂

桑达儿好象受了催眠，跟着她的话道：“是，是。你不是外人，你是龙姑娘的好朋友，不错，不错，龙姑娘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。”

原来穆欣欣已经对他施展了“迷魂术”这“迷魂术”和近代的“催眠术”原理相同，乃是用精神力量控制别人的意志的，要是碰上意志坚强的人多半无效，但若受催眠的人意志薄弱，那就只能唯对方之命是听了。

桑达儿本来并非意志薄弱的人，而且江上云对他的嘱咐业已深印他的脑海，按说是容易受她催眠的。但可惜他中了神仙丸之毒在先，神仙丸的药力已经令他的精神恍恍惚惚，再加上催眠术的力量，他的意志却是无法不瓦解了。

穆欣欣柔声说道：“对啦，你明白就好。你对我说实话吧，江上云是怎样吩咐你的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他叫我捎个口信给龙姑娘，要龙姑娘等他伤好了一起走。”

穆欣欣道：“要是龙姑娘不肯等他呢？”

桑达儿道：“他要我——”说了这三个字，忽然犹豫起来，没说下去。

穆欣欣道：“他要你怎样，我是你的好朋友，告诉我

吧！”

不料桑达儿好象恢复了一两分清醒，喃喃说道：“不，不，我不能告诉你！”

穆欣欣道：“为何不能？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呀！”

桑达儿道：“江公子吩咐过我，不许我告诉任何人的。他可没有说，是好朋友就可以告诉的。”

穆欣欣笑道：“为什么连好朋友也不可以告诉呢？你只要说出原因，我就不追问下去。”

桑达儿不知不觉受了他的诱供，说道：“江公子说那件东西，对龙姑娘是非常重要的，不能给别人知道！”

穆欣欣盯着他的眼睛，突然用命令的口腔喝道：“是什么东西，快说！”

桑达儿好像被两种力量牵扯，哭丧着脸道：“你别逼我，我不能说！我不能说！”精神状态极度紧张之下，不知不觉捏着驼绒袍子的衣角。

穆欣欣道：“好，你不说那就算了，你太累了，乖乖，听我的话，睡吧睡吧！”

桑达儿松了口气，最后一点戒备亦已解除，登时受了对方的催眠，果然就闭上眼睛，躺下去睡着了。

穆欣欣撕破他的衣服，果然找到了那封“认罪书”。原来桑达儿生怕遗失，特地把这封认罪书缝在夹袍之中。穆欣欣仔细看过了这封认罪书，心头大乐，哈哈笑道：“怪不得江上云要打伤石清泉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哩哩，我有了这封‘认罪书’，那个死要面子的石天行，怕我抖出他这宝贝儿子的丑事，非得受我要挟不可！小妖女失了这封认罪书，

她到天山也只能是送死了！”

她藏好了“认罪书”，看一看已经熟睡如泥的桑达儿，把已经拔出一半的剑又再插回鞘中，亲了一亲桑达儿的脸，笑道：“这小伙子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已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好吧，你好好睡，老娘大发慈悲，算是便宜你了。”

原来她本是想杀掉桑达儿灭口的，但她有个嗜好，最喜欢勾搭长得漂亮的小伙子，此时虽然无暇施展伎俩，把桑达儿弄醒勾搭上手，但也舍不得杀他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桑达儿终于醒来了。

他看看天上的一勾明月，发现自己单独在旷野之中，几乎疑心自己的遭遇是一个梦。

“那个自称是龙姑娘好友的女人那里去了，我记得好像是日头正中的时候碰上她的，现在则是月亮在我的头上了，她纵然是单独去找龙姑娘，她也应该回来了，我又怎的会糊里糊涂的睡了这么久，难道这都是梦境不成。”

当然他很快就发觉这不是梦了，醒过来后，他最牵挂的就是那封认罪书，低头一看驼绒袍子裂了一条大缝，一看就知道是给人撕破的，这一急非同小可，他把袍子翻了过来，那里还找得到那幅上有血书的破布。

草原夜风吹来，带着几分凉意。并非他的身子不耐风寒，他的心却已凉透了。

他定一定神，逐渐记起了昏迷前的一些事情，他也完全清醒了。事实已经摆在眼前，他上了那个女人的当，认罪书已经被她偷去了。

他呆了好一回子，蓦地跳了起来，挺胸叫道：“我对不住江公子，我害了龙姑娘了！人在物在，人亡物亡，这是我